

清 褚人获 著

朱世滋等 译写

隋唐演义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现代汉语版



隋 唐 演 义 (下)

(现代汉语版)

褚人获 著
朱世滋等 译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

词曰：

何事雄心自逞，无端美里羈囚。君臣瞥见泪交流，甚日放眉头。幸遇佳人梦，感群英尽吐良谋。玉鞭骄马赠长游，三叠唱离愁。

上调《锦江春》

如今再说夏王窦建德，来到乐寿。曹后迎接进宫，拜见之后，说道：“陛下领兵作战，费心费神，现在陛下诛杀了宇文化及这个弑君的贼子，陛下的身分、地位可就大大超过了唐、魏两家。不过隋皇帝还在洛阳东都，不知陛下是否派人把这一消息奏明？”夏王说：“孤已派杨世雄送奏表去了。皇宫中的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、宫娥美女，一律分成四份，两份分赐给功臣将士，两份送给唐、魏，以酬谢他们帮我们剿灭叛逆之功。孤仅仅保存了国中最珍贵的宝物和重要的文件罢了。”曹后说道：“陛下的处置很是恰当，还有一个活宝贝在这儿呢，不知陛下想把她存到什么地方？”夏王说：“御妻不要把孤看成是宇文化及那种人。孤起兵以来，东征西讨，天地这么大，还没有找到一个安身立足的角落，哪有空去考虑寻欢作乐？孤之所以把萧后带到这儿来，是担心把她留在中原又会受别人污辱。让她和女儿一同来，当然也就有安置她的地方。”曹后说：“妾不是爱嫉妒的妇人，只不过为国家前途着想罢了，既然陛下有这样的计划，真是国家的福气。”

第二天，夏王就差遣凌敬护送萧后等人到突厥国投奔义成公主。萧后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，昨天受了曹后一番讥讽，便知

道她容不下自己，现在听见要到义成公主那里去，非常高兴，心想：还是到外国混他几年好，比在这里受人家的气要强得多。她紧着催凌敬动身上路，坐了海船，一帆风顺到达突厥国。凌敬命人带着书信礼物先去报知义成公主。启民可汗因为到高昌为高昌王鞠伯雅贺寿，不在国中。义成公主便命王义率驼马去接萧后，又差遣文臣将凌敬请到驿馆中款待。

萧后在船里看见王义下船来叩见，正是他乡遇故知，不觉得泪流满面，问道：“王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王义答道：“臣本是外国人，深受先帝之恩，怎能忍心再去为新主做事？所以护送赵王和沙夫人到这里。先帝不听臣的劝谏，把那么大的一座江山轻易地丢失了。如今娘娘到了这里，与公主原本是至亲骨肉，尽管安身度日。公主派我来接娘娘，快到宫里见面。”萧后到了岸上，乘了一匹绝好的逍遥骏马，来到王宫。义成公主与沙夫人把她接进房中，行过礼后，大家不免抱头大哭。萧后对沙夫人说：“你们倒好，一块儿跑到这里来，丢下我一个人受尽了苦！”沙夫人说：“我们听说娘娘仍旧位居皇后之尊，还指望着您用计剪除逆贼，有一天能召我们回归故土，想不到总是发生变故。”

正在说着，薛冶儿和姜亭亭出来，依然对萧后行了君臣之礼。萧后便问沙夫人：“还有几位夫人，想来都住在这里了？”薛冶儿答道：“一块出来的狄、秦、李、夏四位夫人，已经削发为尼了！”萧后听了，长叹一声，又回头问沙夫人：“夫人既在这里，怎么没看见赵王？”沙夫人说：“他刚才和孩子们打猎去了。”萧后说：“我倒时常想念他。”沙夫人说：“呆会儿他回来见了母后，必定非常高兴。”不多时间，宴席摆了上来，多是些山珍野味。那时王义已作了突厥国侍郎，姜亭亭已封为夫人，薛冶儿做了赵王的保姆。大家坐稳后，边吃边聊着心事。

太阳落山时，小内侍进来通报：“小王爷回来了。”萧后有两年没看见过赵王了，现在见他长成了一表人材，高大魁伟，很是出众。赵王打了许多野兽，一边进门一边口里喊着：“母亲，孩儿

回来了。”瞧见里边摆了酒席，慌忙向外退。沙夫人说：“你大母后在这儿呢，快过来拜见。”赵王站住脚，薛冶儿与姜亭亭急忙走下来对赵王说：“这是你父皇的正宫萧娘娘，她是你的大母亲，你自然应该去拜见。”赵王听她们这样说，只得走上去，朝着上面作了两个揖。萧后刚开口说了一句：“儿啊，两年不见，你都长成大人了……”只见赵王作过揖转身就往外跑。沙夫人说：“应该行大礼才对的，怎么这就走了呢？”薛冶儿便要再拉赵王回来，谁知赵王说：“保姆，你不知道，当年在隋宫之中她是我的嫡母，自然应该行大礼。如今听说她已归顺了篡夺大隋江山的人，做母亲的离家，和祖庙就没有了关系，母子恩情就此斩断；何况她还是个失节的妇人！看在沙氏母亲的面子上，不好违背，才给她作了两个揖，其实都已经过分了。”说完甩开了薛保姆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。萧后听见这番话，不觉良心发现，失声痛哭。回想炀帝当年与自己何等恩爱，后来遇上宇文化及，对自己何等疼爱；如今弄得东飘西荡，儿子不认母亲，要节操没有节操，要寻乐子又乐不起来。这般的忧愁、烦恼，怎么全落到了自己身上。越想越哭，越哭越想，好像孟姜女要哭倒长城一般。幸亏义成公主与沙夫人等百般劝慰，方才止住。从此萧后安下心来住在义成公主那里，按下不提。

再说秦王回到长安，朝见唐主李渊。李渊向他陈述三处武器军备的情况，秦王说：“厉害有什么可怕的？但刘武周与萧铣位居西北，王世充位居中央。我一直想派人送信给王世充，先和他结好，使他不至于瞻前顾后，然后进兵专门攻打刘、萧二处，必定攻无不克。不知父皇同意与否？”李渊表示同意。当下修书一封，让杨通、张千送到洛阳交给王世充。哪知王世充读信后大发雷霆，扯碎书信，杀杨通于殿前，割去张千的双耳后将其放回。张千狼狽逃回长安，向李渊哭诉受辱经过。李渊大怒，意欲亲率大兵剿灭王世充。秦王劝说道：“父皇不必动怒，儿臣这里自有安排：派李靖为行军大元帅，领兵十万去牵制刘武周，儿臣率领一支军马，

誓必扫灭王世充，向父皇报捷。”李渊大喜，即命秦王率领十万兵马往洛阳进发。秦王的西席幕僚，如杜如晦，袁天罡、李淳风、侯君集、姚思廉、皇甫无逸等亦随军而行。秦王命殷开山为先锋，史岳、王常为左右护卫，刘弘基为中军正使，殷志玄、白显道为其左右护卫。自己则率一支军马居后。长孙无忌、马三保等保卫船只、马队。水陆并进，直取洛阳。王世充听到探报后，领兵到睢水布阵迎敌。秦王在睢水北岸扎营，两军交手，唐家兵精将勇，杀得王世充大败回城，从此坚闭城门，不敢出战。

第二天唐营内摆开宴席犒赏三军。宴罢，秦王乘着酒兴，问当地土人：“此处哪里有好景致，可以游玩？”土人回说：“城北十里以外，有个北邙山，方圆百里。其间，古帝王陵，忠臣烈士墓，星罗棋布，还有珍禽怪兽，苍松古柏，景物美不胜收。”秦王听后，高兴异常：“我正想到这样的地方去打猎。”李淳风阻止他：“我早晨看卦象，殿下有百日之灾，不能张弓搭箭，跑马游玩，况且您面带青色，还是不去为好。”秦王说：“我白天黑夜地骑马打仗，觉得神清气爽，何曾有过什么损伤？”和马三保两人穿着软甲轻衣，带着雕弓利箭，领着十几个骑兵直奔北邙山而去。

到了山里，秦王四下里看了一遍，感慨无限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我想前代的君王，坐镇中华，拥兵百万，有着多少英雄豪气，而今只有几个石人石马跟随，加上荆棘丛生，狐狸野兔常做伴侣，怎不让人叹息。日后唐家天子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正在感慨叹息之时，忽然看见西北方向有一只白鹿迎面冲了过来。秦王扣满弓，一箭射中鹿背。那鹿带着箭向西逃去，秦王纵马追赶，紧追了几里路，转过山坡，那鹿竟然不见了踪迹。

秦王四下追寻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处平川旷野，只见旌旗耀日，戈戟森然。一座新城门上“金墉城”三字闪闪发光。秦王说：“这不是李密所占据的城池吗？”马三保说：“正是。殿下快回去吧，要是李密知道您在这儿，就不好脱身了。”不提防守城的军卒发现了他们，赶紧去报告给魏王。李密听后，说：“这必然是李世民诱

敌之计，不能追他。”程知节却说：“主公，现在不抓他，还等什么时候？”说完，手提大斧，跨上青鬃马，飞一般出城去了。秦叔宝担心程知节有失误，也随后赶了上去。

这时秦王正要回马归营，看见一人飞马追赶，嘴里大喊着：“李世民休走！”秦王横枪立马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知节说：“我是程咬金，特地赶来捉你。”秦王笑着：“凭你这匪徒，有什么可怕？”知节举起双斧，直劈秦王，秦王挺枪相迎。斗了三十多个回合，因为马三保被秦叔宝截住不能援手，秦王只得败走，三保也抵挡不住，转身逃走。知节追赶秦王，越追越近，秦王搭上箭，拽满弓，“飏”的一声，正好射中知节头盔上的缨带。秦王看见没有射中，心中一阵慌乱，纵马加鞭再向前逃，恰好面前一座古庙，写着“老君堂”三字。秦王想：“既有这座庙，为什么不进去躲上一躲？”忙进庙门，把门关上，又搬过一块大石条顶住，把马拴在庙内殿廊下；对着太上老君的神像，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神圣在上，若能救我李世民逃脱此难，我一定为您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”祝告之后，就跳到神座后躲避。那老君原是有灵感的，所以能够接受一方土地的香火；现看见一个真命之主有难，怎能不显圣？于是便刮起一阵旋风，扫去了秦王一路行走的马蹄踪迹，又用蜘蛛网和灰尘，封住庙门。

程知节追赶秦王到了三叉路口，一下子没了人影儿，四下一看，只见前面一个大树林，林深树密，便纵马加鞭追入林中；上了山岗，见山背后有座古庙。知节慌忙来到庙前，用力推门，却推不开，庙门各处蛛网尘灰扑面，好像长久没有人到过的。只得兜转马头，再上山岗。定睛往庙中细看，不免大吃一惊，只见一条大青蟒蛇盘踞在屋脊之上。知节想：我听人说，汉刘邦斩了芒砀山的大蟒蛇，后来就当了皇帝。我也是一条汉子，难道除不掉这孽畜！急忙拍马下了山岗，到庙前下了马，用一块大石头撞开庙门，往屋脊上看，却又看不见什么。心想：孽畜必是进殿里去了。走到殿前，只见一匹马系在廊柱上。知节说：“原来李世民藏

在这儿！”又看梁柱上的蟒蛇，竟全然不见踪迹，转眼瞧见神柜上帘幕晃动，恍恍忽忽像是有条蛇尾显现出来。

原来秦王躲在神座后面，看见有人走进殿内察看，便飞快地把剑拔出鞘来。秦叔宝也已追进殿中，一眼看见知节揭起帘幕，嘴里喊着：“贼子，原来你藏在这儿！”手中举着的板斧就照定秦王头上砍去。秦叔宝忽然看见一只五爪金龙出现，用爪抓住了程知节的巨斧。叔宝明白这是真命之主显灵了，疾步上前用双铜架住巨斧，对知节说：“兄弟，你太莽撞了！你难道不知道唐魏两家本是同姓，还有过书信往来的事么？今天你若是打死了他，不但没有功劳，还要论你有罪呢！”知节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刚才看见他是一条黄蟒蛇精，你现在不杀了他，他就逃走了。”秦叔宝微微一笑，轻轻地扶着秦王走出神柜。招呼手下人宽宽松松地给秦王上了绑，扶他出了庙门，上了马，由叔宝的部下牵着走在前面。程知节、秦叔宝骑了自己的马押后，一行人进了金墉城。那些市井百姓看着热闹，不知原故，啧啧称赞说：“好一个汉子，浓眉大耳，长得真俊！不知道犯了什么事，被两位将军押解进城。”有几个跟着进城的百姓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可别小瞧他，这是一位唐家的太子，偶然从这里经过，被咱们这两位将军抓住的。”看热闹的百姓又说：“怪不得相貌出奇呢，原来是金枝玉叶。可惜呀，可惜！”秦叔宝骑在马上听得一清二楚。有心要放秦王逃走，又碍着众人耳目，不便动手，只得随队押到府衙。

魏王命令刀斧手把秦王押到阶前，斥责他说：“你这个狡猾的贼寇，倒自己跑来送死。你爸爸镇守长安城，安坐家中就能承继统一天下的大业；我驻守金墉城，管理这里的百姓。你们日前已明着攻取了河南，如今又想暗中偷袭金墉，这是什么道理！”秦王说：“叔父您先消消气，听侄儿有话禀告：只因王世充杀了我家的使臣，侄子才领兵去征讨，打败他的主力军队。世充便避居城内，紧闭城门不再出战。我于是把军队撤退到千秋岭下。因酒醉外出打猎，来到金墉城探望叔父，没想到叔父会产生怀疑。”魏公生气

地说：“你这个狡猾的家伙，我跟你有什么亲，你管我叫叔父？你原本是仗着勇武到我这里来刺探军情，找机会下手的！现在反倒拿着甜言蜜语来哄骗我。”说完便命令武士，将秦王推出门外斩首。

魏征说道：“主公要杀李世民，可不是安邦定国的好办法，恐怕金墉城也就祸在眼前了。”李密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魏征说：“此人东征西讨，直入长安，跟随父亲承袭了统一大业，兵精粮足，手下有着众多的勇武战将和善于筹划的谋士。唐王如果知道您杀了他的爱子，必然发动全国兵马，前来报仇。双方拼死决战，何日能有个了结？”李密说道：“照你的说法，难道还要把他放走不成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不如把他关押起来，李渊知道以后，如果送来降书和朝贡物品，就放他回去；如果不表示臣服，咱拿他的儿子押在这里做人质，他便永远不敢来侵犯咱们，岂不更好么？”魏公说：“这个道理还说得通。”当下命令狱卒将秦王带到南牢。

这时唐主李渊在长安听见马三保报告了这一消息，准备亲自领兵讨伐李密以救秦王。刘文静与李密有亲戚关系，便劝唐主修书备礼，李渊听从了刘文静的劝告，派他带着书信礼物去见李密。不料李密非但不认这门亲戚，还要杀掉刘文静。幸亏徐世勣劝解，才免于死难，也被押送到南牢去了。可怜：

青龙白虎同囚室，难免英雄相对泣。

魏公刚刚把刘文静发落完毕，探马忽然报到，奏说：“开州凯公校尉杀死刺史傅钞，夺去印绶，会合参军徐云，勾结宁陵刺史顾守雍一同造反，大队人马侵入我国疆界，游说诱骗洪州刺史何定献城投降。两郡人马与凯公攻打偃师、孟津地方，各郡百姓没有防守的力量，形势很是紧急。”魏公听了奏报，大吃一惊：“偃师是我国咽喉要地，如果丢失，便是我国的大祸患。我必须亲率大军前去讨伐。”当下命令程知节为先锋，单雄信、王伯当为左右护卫，罗士信、王当仁押运粮草，留下徐世勣、魏征、秦琼，总理国事。亲自领兵往开州进发。

再说秦王与刘文静，被囚禁在南牢，好在有秦叔宝时常送些

食物，不致于受苦；更可喜的是碰上一个好狱官。那狱官姓徐名立本，字义扶，妻子亡故，身边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惠嫒，已经十八岁，尚未许配人家。那徐义扶虽是个小官，但却见高识广，极有眼力。他认为乱世刑罚滥施，冤案居多。所以不嫌前程渺小，志愿当个狱官，尽力行善救济受困的犯人。秦王刚被囚禁的那天，惠嫒夜里作梦，看见一条黄龙盘踞在囚室中，惊诧之下，她走进窗前偷偷一看，只见那龙突飞过来缠绕住自己身体，骤然惊醒。她把梦中情景告诉了父亲。义扶知道秦王是个真龙天子，便想释放他们两个回乡，却一直未得机会。只能每天三顿饭，把秦王和刘文静请到里面最好的房子里好生款待。两人因此非常感激他。

一天，秦叔宝与魏玄成在徐懋功府中饮酒，谈起秦王被囚一事，叔宝大笑。徐、魏二人问道：“秦兄有什么事好笑？”叔宝说：“我想我们的程兄弟，可真是个蠢才。”懋功问：“他怎么样个蠢法？”叔宝说道：“当日在老君堂，他举斧正要杀死秦王的时候，忽然现出一条五爪金龙，直向板斧抓去，见此情景，我才忙用双铜上架住了斧头，救下秦王。又不好私自放他逃走，只能押解到京城。程兄弟居然把秦王当成是黄蟒蛇精，一个劲地要除掉他，岂不可笑？”

玄成说：“我看秦王的相貌，龙姿凤眼，真正是治理天下的明主。所以前日主公要杀他时，我才极力劝阻，出主意将他囚禁到南牢去。仔细考虑，将来魏的气数一尽，天下必然归唐，我们只能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，怎么办才好？”懋功说：“我们这几个心腹好友，趁他眼下受难被困，先跟他结交个朋友，日后见面就可以一起干一番事业了。”叔宝这时不便于告诉人家自己曾经对唐主有恩，眼下又救了秦王性命一类的话，只能随着点头答应：“徐大哥说得对。”玄成说：“依我看，应该趁主公征伐未归的机会，大家到监牢里，与秦王、文静饮酒叙谈，也显得我们这几个人不是有眼无珠的瞎子。不知二位兄长意下如何？”叔宝答应说：“魏兄说的对极了！我也正是这个意思。明天二位兄长早些到我家，我

们同去就是。”

过了一宿，秦叔宝让家里预备了两席酒菜，命人悄悄抬进南牢。等到玄成、懋功到来，已经是晌午时候了。三个人全都换上了便服，由一个仆人带着，乘轿来到南牢门外。仆人先进去通报，狱官徐立本便飞也似地打开大门，迎接他们进去。三人让仆人打发轿夫回去后，义扶便领他们到囚室与秦王、刘文静见面，秦王、刘文静各自向他们拜谢搭救之恩。懋功说：“不是我们耳聋眼瞎，不了解殿下的英明，让您受牢狱囚禁之苦；实在也是您二位命里注定有这几天的灾运。现在因为我家主公领兵讨伐凯公去了，我们才能进来拜见，希望能听到您的教诲。”魏玄成说：“只是这个地方怎么能落坐呢？”秦叔宝说：“酒席已经摆在里边了，进去坐吧。”刘文静对徐懋功说：“狱官徐立本，虽然官卑职小，却不是寻常之人。我们每天早晚承蒙他殷勤照顾，实出意外；而且他还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才智见识。”说着话，众人已经进到里边屋内。这是三间布置很精巧的房间，墙上悬挂的全是写着格言的条幅和行善的图画。三个人请秦王坐了上座，刘文静坐了第二位，玄成、叔宝、懋功也各自落了坐。秦王说：“承蒙三位先生盛情款待，我有什么才能、德行，能接受诸位如此厚待？那位狱官徐义扶，虽然干的是个低下的职位，必定很快会出人头地。蒙他朝夕照顾，我想借花献佛，请他也来入坐，不知三位先生肯不肯屈尊与他共坐？”徐世勣说：“他本是隋朝科甲出身，当日主公叫他做司马；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他偏自愿当个刑官监守。”魏征说：“我也听说他是个乐善好施的人，如今世界的官儿还论什么大小！快请他出来。”仆人请出了徐立本，谦让一番之后，便在末席坐下。

酒过三巡，只见徐家一个小仆人走进来，禀报说：“外边有懿旨到。”徐立本急忙起身走出去。玄成等人都很惊奇，猜不透是怎么回事。一会儿，徐立本走进来，坐定以后，魏玄成忙问他：“宫里会有什么懿旨送到这里来？”徐义扶笑着说：“不敢隐瞒，正宫王娘娘和小女有缘分，知道小女识几个字，懂得些音律，对小

女很为赏识，故而常差内侍接小女进宫陪侍。前些天因为娘娘分娩，小女进宫去问候，今天太子满月，叫她进宫去，不知还有什么事。”徐懋功说道：“看来令爱是有才有貌的，今年多大年纪了？”徐义扶说：“小女名叫惠嫔，十八岁了。”徐懋功看见秦叔宝、魏玄成和秦王说着攻打河南的事，也就停住嘴，不再和徐义扶继续谈话。大家聊着打仗建功立业的事。

正说得热闹，一个仆人走来禀报魏玄成说：“差役来报告，主公派回送赦令的人快到了。”玄成对叔宝、懋功说：“两位兄长陪殿下慢慢地喝，小弟去去就来。”说完起身而去。文静与懋功是朋友，叔宝对秦王有恩彼此心交，四人说得更是投机。忽然，小厮来报告说：“魏老爷来了。”大家起身迎接魏玄成入坐。徐懋功对魏玄成说：“想必主公降伏了凯公，收复了失地，所以颁布大赦的诏令，兄长为什么反倒面带忧愁呢？”玄成从袖子里取出诏书，说：“两位兄长看了就知道了。”诏书的前段不过叙述凯公赤膊投降的经过，又加喜生太子，因此下诏大赦。除杀人、抢劫等重大案犯不予赦免，还不赦南牢李世民、刘文静二人，其余一千人犯，统统赦免其罪。懋功和叔宝看了一遍，双眉紧锁，默默不语。只听见外面人声嘈杂，魏玄成问道：“为什么事喧哗？”徐义扶说：“想必是宫里派人送小女回来了。”刚才那个小仆人又来请徐义扶进内院。徐懋功对秦、魏二人说：“前日秦大哥还打算在大赦令里讨个人情，我思量着必定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往日魏公待人还有情义，近日行事，一味骄横跋扈。眼前赦令里若是肯放了秦王与文静二先生，那前几天先认了亲，还不至于如今这样对待呢。”叔宝说：“还有什么好主意呢？”秦王听他们为自己的事着急设法，过意不去，只得劝他们说：“承蒙三位先生的情谊，或许我们两人的灾星没退，暂且在这里耐心住些日子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；只是让你们三位费心照顾了。”魏玄成说：“我有个法子想出来了。”

正要说时，徐义扶走了进来，他便住了口。刘文静对众人说：“义扶兄已是知己朋友，众位兄长有话不妨直说。”魏玄成便对刘

文静说：“刘兄你来看，诏书上那一条‘不赦南牢’的‘不’字，只须添上一竖一划，改为‘本’字，主公回来料没什么疑问；即便有了问题，这天大的干系由我们三个担待就是了。”秦叔宝高兴地说：“这可太妙了！就麻烦魏兄挥动大笔，才能写得跟他亲笔写的一个样子。”此时众人站在一起，也有说好的，也有不吭声的。不大会儿，徐义扶开口说：“卑职倒有一计，不知三位大人容许我参加意见么？”徐懋功说：“兄长既有好主意，快点说出来吧。”义扶说：“把‘不’改成‘本’，按文章的意思念有些勉强；何况主公并不是老眼昏花、稀里糊涂的人，再看他另写一行，下笔的时候是何等的慎重。若是改成‘本’字，他回到家必然能看出来，那就有许多麻烦。不如干脆就让我一个人把秦王殿下和刘大人放走，主公回来，三位大人把责任全推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对你们来说，能找些理由推脱，也难免有防范不严的罪责，不过总不至于有大的危难。若是明着改了诏令，岂不是把朝廷的重要文件当作儿戏了吗？”众人都点头说：“这话不错。”魏玄成说：“义扶的话说得很有道理，但不知你用什么方法放走他们？”徐义扶说：“方才王娘娘叫小女进宫，是因为太子满月，需奏本给主公，娘娘身体虚弱，便叫小女代笔写成。现要差人送到孟津去。小女有心，乘机启奏王娘娘，把这个差事交给了卑职，明晨四鼓就要起身，这岂不是改变赦令的机会吗？现有懿旨在此，叫卑职到徐大人那里拨官兵来守护狱中囚犯的。奏章则是用黄绢封住，由小女收藏着。”说着从袖内取出王娘娘的亲笔信，徐懋功接过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敬请兵部徐大人，速拨吏卒二十名，去守南牢，等狱官徐立本公事完毕，再行交接卸任，立即执行，不得有误。”玄成、叔宝大喜，说：“这是唐主的福气，合该让殿下还朝，父子重逢，君臣会合。”徐义扶说：“只是还得需要五匹有鞍辔的好马，才好办事。”魏玄成不解，问：“连兄长你在内，只要三匹马，多两匹有什么用？”徐义扶说：“小女和一个仆人，也不能丢下。”徐懋功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也该请令爱出来见了殿下，一会儿才好同行。”

徐义扶忙进去叫了女儿惠嫔出来，众人一看，正是一个不曾涂脂抹粉的秀美女子。徐义扶说：“时间有限，一并向上叩三个头就得了。”众人都要还礼，徐义扶说什么也不让，大家只得作了三个揖，惠嫔飞也似地回屋去了。徐懋功说：“我上次一同征讨宇文化及时，得了两匹骏马，非常驯良，一匹赠给殿下，一匹赠给惠嫔。”秦叔宝说：“殿下的追风马，我还养在马厩里，再挑两匹送来，后会有期，我们大家该告别了吧。”徐懋功说：“各位应该尽快收拾，等我指派兵丁完毕，就到我的官衙来好了。”魏、徐、秦又叮咛了一番，义扶将三人送出门，急忙进院收拾了细软，拿出两套青衣小帽交给秦王、文静换上，又添上些菜肴，叫小厮扛了一坛酒，放在桌旁。秦王问义扶：“添酒加菜，为什么？”刘文静说：“我知道这是义扶的安排，一会儿就有用场。”

正说着，听见敲门声响，义扶赶忙让小厮开门，原来是个老队长领着十来个小兵进门来拜见义扶。义扶对众人说：“里边的牢门，刚才徐大老爷派人巡察时已经给封好了。恰好我们两个舅子要跟我一块去孟津单将军那里办公事，所以有现成的酒肴在这，天气寒冷，酒在坛子里，你们都吃了罢。只是得把家伙都收拾利索了。”说完，徐惠嫔提着灯笼，秦王与文静各背着奏章和公文箱，小厮青奴挑着行李，叫一个士兵关好门进去了。五个人急忙着走了不多几步，就看见秦叔宝家的小厮迎上来说：“我家老爷等徐爷去会面。”义扶等人走进叔宝的官衙，就见院子里系着五匹马，秦叔宝忙走出厅堂接见，对秦王说：“我知道殿下归心似箭，此刻也不敢尽情畅饮、畅谈了。”用手指着院子里的马说：“这两匹马，是刚才徐大哥叫人牵来的。这匹镶金嵌银的，赠与殿下；那匹绣花雕鞍的，赠与惠嫔小姐。殿下的马，交文静兄乘骑。那两匹是我赠给义扶和管家的，都是驯良而且善走的好马。”说着又从袖子里取出信扎，对文静说：“这三件烦劳兄长带去，一道表章是叩谢唐王的；两封书信，是写给李药师和柴嗣昌两位兄长的，请代小弟一一致意。”文静飞快地打开包裹将信扎藏好，叔宝叫小厮赶紧牵

出自己的马，要送秦王出城。秦王拦住他，说：“将军的许多情义，我李世民铭刻在心，再不敢劳动尊驾出城，免得招惹嫌疑。”叔宝流着泪说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大丈夫若是顾虑嫌疑，还能有什么作为？”说完便先上了马，众人也只得上马急赶出城。到了城外，又叮嘱了一番，然后挥手道别。这叫做：

惺惺自古惜惺惺，说与庸愚总不解。

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

词曰：

深锁幽窗，遍青山，愁肠满目。甚来由，风风雨雨，乱人心曲。说到情中心无主，行看江上春生谷。正空梁断影泛牙樯，成何局？画虎处，人彀觊。笑鹰扬，螳臂促。怎与人无竞，高飞黄鹄。眼底羊肠逢九坂，天边鳄浪愁千斛。甚张罗？叫得子规来，人生足。

上调《满江红》

却说秦王与刘文静、徐义扶、徐惠嫔等五人逃离金墉城，告别了秦叔宝，连夜赶路。秦王在路上，想到秦叔宝的为人，便对刘文静说：“叔宝待人情义深重，照顾周到。所谓‘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’也就如此吧。怎能让他早早归顺我朝，我心就安定了。”刘文静说：“叔宝也巴不得归唐，只是魏的势力正在兴盛，二来他们几个弟兄大多是从瓦岗寨起家的，三来单雄信是他们结义的首领，誓同生死，不忍心轻易抛弃。如今他们三个人都有离魏之心，只因前面诛杀翟让一事，众人都产生了离魏的心意。只是一时还不可能走散。”秦王听见这番话，不胜感叹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叔宝就不能成为我们的人了。”徐义扶说：“殿下不必挂念，我有一计，能使叔宝弃魏归唐。”秦王忙问他：“先生有什么良策？”徐义扶说：“叔宝虽是一介武夫，然而天性孝顺之极，他的母亲年已垂暮，和媳妇张氏都安顿在瓦岗寨。”秦王说：“魏家将帅全都聚集在金墉，难道各将帅的家眷还在山寨里么？”徐义扶说：“金墉只有魏公的家眷，其余的都在山寨里。只有尤俊达、

连巨真两个将领守护。不如先用计骗秦老夫人归唐，好好供养着，叔宝一听见消息，必然要‘徐庶奔曹营’的。”秦王说：“主意是不错，想什么计策去骗她呢？”徐义扶说：“我当年曾经在幽州作官，知道总管罗艺与秦叔宝是表亲，关系极深。今年正逢秦老夫人七十大寿，不如假设是罗夫人因为要到泰安州进香，路过这里，接老太太到船中相会，叙谈离别之情。秦母听见这话，必然高高兴兴跟着走，若是能离开山寨，还愁她到不了长安吗？”刘文静说：“要做，就不要耽搁。回去就动手。”

三人正说得对劲，已经赶到了千秋岭。听见后面的小厮青奴在马上喊着：“姑娘的靴子丢了一只！”秦王听见，迅速掉转马头，看见徐惠嫔的一只窄窄金莲露在外面，徐惠嫔虽是个开通女子，这时也不由得面红耳赤。徐义扶对她说：“既然丢了一只；干嘛不把那只也脱下去？”秦王却一声不响拍马沿旧路跑去，不大一会儿，便提着一只靴子笑着对徐惠嫔说：“这是不是姑娘的靴子？”徐惠嫔飞快地下马来从秦王手中接过靴子，穿好系结实，然后再骑马赶路。从此，一路之上，秦王和惠嫔虽然不能十分亲热，但早已两心相属，情意绵绵了。一行人晓行夜宿，不觉得到了霸陵川。秦王对刘文静说：“我偶然打猎闲游，不料遭此大难。如果不是惠嫔、义扶和秦、魏、徐三位同心搭救、帮忙，这一生就要埋在牢狱之中了。”刘文静说：“这也是殿下与臣命里注定要有这百日之灾，幸好遇见义扶，早晚照应。惠嫔舍弃王后的恩宠设计搭救，殿下不仅得到一位有远见、有谋略的人才，还得到一个贤能的内助，岂不是‘祸兮福所倚’吗？”

正说着，前面尘土飞起，一队人马奔驰而来，旗号上有着大唐字样。秦王说道：“难道父皇就知道我要回国了，预先派人来迎接的不成？”话没说玩，就看见袁天罡，李淳风、李靖等三人已骑马到了面前，说：“殿下，臣等一齐来接驾。”秦王说：“我当初不听先生们劝谏，招致这场灾难，将来一定记取这次教训。”西府幕僚也陆续来到，簇拥着秦王进入潼关。秦王对徐义扶说道：“贤卿